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九十二回 晉代衣冠成古丘

亨利帶著黑金剛和摩爾二人，乘坐火星車，由一個地道中潛入熔爐城下、他們藏置量子彈的隧道中。地道內空無一人，量子彈隨手棄在一旁，連個掩體都沒有。亨利氣得跳腳，大罵桑塔那無能，誤了大事。

他這一叫，地洞中馬上虎虎生風。周大成那幾個寶貝，剛剛吸飽咖啡，正在神遊太虛，迷離在散仙的逍遙境中。這一睜眼，被亨利三人嚇得魂不附體，鬼叫一聲，大夥拔腿就逃。亨利顧不了這許多，馬上叫摩爾動手檢查量子彈。

摩爾一查，說：「也是假的。」

亨利氣得破口大罵，黑金剛也無可奈何。

周大成等跑出洞口，正好與大群尋寶人撞個滿懷。任何地道、隧洞都藏不住秘密，搜索者無處不往，尋寶已成為一種樂趣了。

有人問：「你們從裡面出來的？」

也有人問：「找到什麼沒有？」

周大成傻愣地說：「我們那裡只有個大鐵蛋！」大夥一聽都瘋狂了，逼著周大成等帶他們進來。

亨利正在思考下一步，突然間人聲鼎沸，已經擁進一大堆人。狹窄的地道中，人人手舉火把，扛著木棒，摩肩接踵，後面還不斷有人擠進來。

「你們來幹什麼？」亨利怒喝。

人說：「挖寶呀！」

「這裡沒有寶！」

「那不是嗎？」群眾像瘋了一般，歡聲雷動，拚命往前擠。亨利見勢不妙，連忙跳上量子彈，雙腳站穩，兩手向前一攤，一動都不動。

這是意識神功的精要，群眾鼓噪瘋狂，眼前一切都在晃動，動態就失去人的注意力。這時視覺最敏感的，反而是對比的靜止。

量子彈是眾目所聚，亨利的姿態又靜止得奇怪，人人在驚奇中安靜下來，這時便受到潛意識的控制，將注意力集中在靜物上。

等大家都靜止了，亨利立刻有了主意。他緩緩地說：「各位請聽我說，大家往前靠一點，讓後面的人都進來。」果然先來的努力向前擠，後來者往前推，狹窄的隧道中，竟然站滿了一百多人，又打破一項金氏記錄。

人人比肩而立，本來是非常不舒服的。如果人們能安靜下來，全憑潛意識作用，體溫相傳，宛如回到母親子宮中，反倒是最安全的保證。

這裡面只有摩爾一人心中有數，為了防範被亨利催眠，他心中無時無刻不唸著：「真主阿拉。」

亨利說：「地上到處都是寶，大家跟著我走，我叫你們搶，你們就搶，我叫你們燒，你們就放火燒，那就是最快樂的事了。我數完一、二、三，大家就到外面去。」他看群眾已如痴如醉，便說：「一、二、三！」

不過唾手之功，亨利便造就了一批無法無天的瘋狂大軍了。

群眾運動分三種，一是以靜制動，正如亨利使用的手段；另一種是以動制靜，以希特勒用得最為成功；還有一種是利用戕賊人性的物慾，簡單明瞭地突出標的，然後引起風潮，人們就會盲目地跟著潛意識過來。

不論如何，群眾是最容易欺騙的，關鍵問題在當前的訴求是否有效。尤其是年輕人，毫無意識，最容易崇拜偶像。政客利用偶像煽動人心，商人利用偶像賺錢牟利，軍人利用偶像騙人送死。今天亨利只是跳上量子彈，就成了偶像，把大眾領到暴民的路上。

文祥等人還在料理店天台上，杏娃安排了幾面巨大的屏幕，用虛擬實境把各地動態引到眾人眼前。

這時正是中午時分，熔爐城中一片火熱，人人忙著尋寶，像是嘉年華節慶。美國城中也是人人注視屏幕，所幸多媒體發達，不要出門一步，就能感染那種狂熱的氣氛。衣紅說：「杏娃，為什麼不讓美國人也興奮興奮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們的虛擬實境很落伍，我已經給他們加料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來點真的嘛！虛擬總是虛擬！」

「你知道這一鬧成本多高嗎？」

「又不是做生意，談什麼成本？」

「人類議會剛通過能源節約法案，我怕又要挨罵了！」

「胡說……」衣紅怕又引起誤會，忙更正說：「不，是八道！妳還怕人罵？臉皮老得比電離罩還厚！」

杏娃說：「冤枉！我只是小小的手錶。」

這時，畫面上火光閃動，亨利三人上了美國人自製的火星梭，高速向熔爐城駛去。

左非右問：「杏娃，妳什麼事都知道，其實可以事先防範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師父說過，每個人都有犯錯的權利，要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。」

「可是亨利錯了這麼多次，要容忍到什麼時候？」

「你問你師父去吧！」

「我師父？」

「是啊，逍遙道長呀！」

「我師父在哪裡？」

「在熔爐城！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我騙你幹嘛？」

「為什麼我們還不過去？」

衣紅笑說：「不要猴急嘛！」

左非右被笑得滿臉通紅，訕訕地說：「不是猴急，我們在這裡又沒事可做。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有事做，好戲就要上場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是，這次事態嚴重，禪師也來了！」

衣紅大叫：「我師父來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快走！」

左非右回敬一句：「不要狗急嘛！」

衣紅剛取笑過別人，只好說：「杏娃，亨利要多久才到熔爐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大家安心，我已經接到命令，等幾個關節一過，各位少爺小姐就可以承歡膝下了！」

衣紅、左非右懷念師尊自不必說，法蒂瑪也對逍遙子嚮往不已，急欲求見。但這時最緊張的要算風不懼了。他謹慎修為，隨時要求自己，一切要做得徹底。這些時日來，自己所作所為到底夠不夠徹底呢？他一一檢討，覺得自己相當徹底。想到這裡，就免不得三分自滿，轉而一想，這不就是不夠徹底的明證嗎？

怎麼辦？如果連自己都覺得不夠徹底，當然就是不夠！要怎樣才算足夠呢？

幾個人之中，唯有文祥不怯不求，一會看看沙塵暴，一會看看熔爐城萬頭鑽動，悠然自得，一副超脫的模樣。

衣紅心中有氣，決定嘔他一嘔。於是一邊吃著「天婦羅」，一邊對文祥說：「還是杏娃體貼，上次在夏天長那裡，聽說有天婦羅吃，你就不為我著想一下！」

文祥愕然，說：「啊！我不知道妳喜歡吃這玩意。」

衣紅嗔道：「誰說我喜歡吃了？」

文祥說：「妳不喜歡吃？那我該怎樣替妳想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管我喜不喜歡，你至少該問問我呀！」

文祥抓耳撓腮：「我該問什麼？你說給我聽聽。」

衣紅：「說出來像話嗎？你該猜呀！」

文祥一臉尷尬，問：「要我從哪裡猜起？」

法蒂瑪知道他們愛開玩笑，但是她見不得別人受罪，便拿眼睛盯著左非右，打圓場說：「要說起來，還有一個哩！」

左非右也是個二楞子，老實說天下有哪個男人不是呢？如果男人像女人一樣細心，世界上還會有男女之別嗎？

左非右見法蒂瑪流眸送輝，心裡一慌，忙解釋道：「我們不是修道人嗎？至少我以為妳是的。」

法蒂瑪心裡好笑，臉卻一沉：「衣姐，我們是修道人嗎？」

衣紅扳著臉說：「我們不是人！」

杏娃也插上一腳，說：「風不懼，她們都有出氣筒，我只好找你了！」

風不懼正在唸他的不夠徹底經，一聽說找他，以為師父來了，緊張得急忙起身，恭敬地說：「師父找我？在哪裡？」

眾人先是一怔，待想清前情，莫不笑得前仆後仰。

屏幕上火星梭已停在一亂石堆前，亨利三人排開障礙，原來隧道口掩映其下。亨利開門進去，趕走了幾個遊魂，不旋踵又擁入一批餓鬼。接下來他又施法催眠群眾，文祥有感而發：「亨利要是能安分，倒也是個人材。」

衣紅說：「文公子要是會催眠，我們豈不都變成泥菩薩了？」

文祥忙向衣紅作揖，說：「紅妹多多包涵，都我的不是。」

「你有什麼不是？」

「我不是細心的人。」

衣紅嫣然一笑，說：「行啦！你能想到的都想到了，還能把你怎樣？」

左非右也向法蒂瑪說：「我剛才誤會了，請原諒。」

衣紅哼了聲，說：「東施效顰！」

法蒂瑪指著屏幕，說：「快看！他們衝上街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要擔心，我自有對策！」

上百個暴民由洞中蜂擁呼嘯而出，徘徊在隧道口的幾百個人，馬上感應到瘋狂的氣氛，彷彿乍聞血腥的餓狼，霎時叫囂跳梁起來。

亨利甫出洞口，颯著一塊高地，飛躍而上，四周口哨與歡呼狂起。他振臂疾呼：「各位火星上的居民，我們受奴役太久了！奮起吧！只要眼睛看到的，都應該屬於你們！只要是我們喜歡的，就是我們的權利！跟著我，大家一起來爭取吧！」

眾人簇擁著亨利，浩浩蕩蕩的向前面社區進軍。亨利高呼口號，群眾亦步亦趨，一邊高舉拳頭，一邊引吭高歌。

群眾的情緒高昂到了極處，可是，走在隊伍尾巴的一小撮人，竟然一個個神思恍惚，雙腿發軟，倒在就地。前面的並未察覺，繼續前行，後面的歌聲越來越小，等有人回頭一看，也都軟扒扒地倒了。這樣從後而前，像骨牌般一個個都倒了，只剩下走在最前面的十幾個人。他們發覺有異，回頭一看，也都一一倒地。

最後，只有亨利、黑金剛及摩爾三個人還站著，周圍諸人，包括路旁看熱鬧的群眾，都已沉沉睡去。

黑金剛說：「這是當局的手段，可以藉由腕上微機，控制人體的5—羥色胺。」

亨利恍然，說：「是呀！我們沒戴腕錶，所以沒事，我怎麼沒想到呢？」

摩爾說：「還是回去吧！」

亨利忿忿地說：「我跟那個機器拼了！」

摩爾說：「拼什麼呢？」

亨利說：「我還有殺手鐮！跟我來！」

三人往前轉過一個彎道，前面還有一大批人正喧鬧著。亨利依樣作法，跳上一個高仄的台礎，凝身不動。

群眾看到了，紛紛圍聚過來，好奇地指指點點。

亨利用他那獨特的聲調說：「各位，請注意聽我說，我數到三，你們就趕快把腕上電腦關掉。一，二，三！」

圍觀者果然都把電腦關了，亨利立刻帶著這些人前行。每遇到人群聚集處，就依樣畫葫蘆。不多久，又聚集了數百名夢遊的隊伍。

文祥、衣紅等人見亨利又有對策，不禁面面相覷。

文祥說：「杏娃，快想辦法。」

杏娃說：「怎麼辦？派特遣隊？」

衣紅急得頓腳，說：「快送我們過去！」

杏娃說：「這些人已經沒有理性了，你們去也沒用！」

左非右問：「能不能用虛擬幻境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們已被催眠了，實境都不管用！」

畫面中，亨利又跳上一高處，用激烈的口氣說：「我們要推翻極權！要把熔爐城燒成焦土！大家快去找可以起火的東西！」

一陣歡呼後，群眾四處竄流，人人爭先恐後尋覓材料。電腦城內可以燃燒的材料不多，但是眼前佳木扶搖，山花夾道，室內也有些從地球帶來的木製家具。

人一衝動，就如同瘋了，大家把花草樹木都拔了來，又將家具等木料堆在一處。這時已有人取出火種，將木料逐一點燃。東一撮西一叢像狼煙一般，頓時烏煙滿佈，火騰光耀，人們來回奔跑，都覺得既有趣又好玩。

這邊衣紅大叫：「杏娃！快想辦法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在想呀！」

「有沒有救火隊？」

「沒有！電腦城是防火的！」

「能不能下雨？」

「也沒有雨。」

「能不能起風？」

「風有什麼用？更危險！」

「讓他們涼快涼快！」

杏娃突然說：「我有辦法了！」

「什麼辦法？」

「我可以在空氣中傳送5－羥色胺。」

「在空氣中傳送？」

「它能被皮膚吸收，這種物質我們存量很多，又可以隨時製造。」

「那就快點動手！」

於是，熔爐城街頭出現了怪事，一個個正玩得起勁的人，莫名其妙地就昏迷在地。這次連亨利三人也不能倖免，統統倒在人群中。

一會兒，千奇百怪帶著一隊機器人過來。機器人一個抬一個，把那些猶自昏睡的人，整整齊齊地並排放在路肩上。

千奇百怪則指揮另外三個機器人，把亨利、黑金剛和摩爾三個主角抬到一個廣場前。廣場中央正襟危坐著一僧一道，前面擺著三張坐椅，後面則有五個人垂手環立，正是古嚕嚕、魏德曼、格瑞達、莎莉和蘇珊。

衣紅一見，大叫：「師父！」就要向前撲去。

文祥一把將她拉住，說：「這是幻影。」

胡灼不禁失笑道：「前次在金頂寺，文祥就是這樣摔得鼻青臉腫。」

機器人把亨利等安置好，千奇先給黑金剛服了解藥。不久，他醒過來，仍然神智不清，坐著發楞。逍遙子用塵尾在他面上一拂，黑金剛一驚，睜目四望，眼見千奇百怪等人，更是心慚意亂，不知所措。

千奇說：「黑老大，你被亨利洗腦，受他箝制了，記得吧？」

黑金剛看看眼前諸人，對幾天來的事情依稀有點印象，不覺慚愧萬分，但是神思仍舊不清，只好低首無言。

格瑞達走到黑金剛面前，溫柔地撫摩著他的臉，說：「來，見見兩位高人，這一位法慧禪師，是衣紅和風不懼的師父。」

黑金剛忙起身，向禪師行禮說：「皮爾士行為乖謬，請禪師見諒。」

法慧禪師微笑道：「難為你，這事誰都沒錯，不要介意。」

格瑞達又指著老道說：「這位道長是左非右和錢昆的師父，逍遙子大師。」

黑金剛見過禮，慨然說：「亨利是我的師父，尚請兩位前輩不要為難他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亨利是不可多得的人中之龍，必須過此一關。」

古嚕嚕等人也都一一圍了上來，幾個多年患難相從的戰友，此時無不熱淚盈眶，執手默默相對。

逍遙子又把摩爾救醒，少不得解釋了一番。摩爾早知會有這個下場，心中倒是很坦然，只是他心有疑惑，問：「道長等有此神通，為何任亨利為所欲為？」

逍遙子笑答：「意志力堅強的人，總是不到黃河心不死，讓他試試何妨？」

摩爾說：「我以往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只是沒有這般執迷不悟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這是文化的分野，東方重視自然，而西方妄想人定勝天。」

摩爾點頭說：「是的，資訊時代到來之時，西方人忽略了文化，自以為是，未能虛心學習前人智慧，無能認清漢字的價值，致有此失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言之有理，閣下請先一旁稍坐，待我等點化了亨利，再作詳談。」

摩爾會意，將椅子移向一旁，自行就坐。

等亨利醒來，知道大勢已去，閉目不言。

法慧禪師開口就問：「施主可記得地獄天使之事？」

亨利算定禪師必然會想辦法給他洗腦，此刻他什麼都不想聽了。誰知這一句話卻直落心扉，塵封已久的往事突然湧上心頭，那時候，他還是個純潔的學生……

禪師見亨利臉色一變，又問：「師唱誰家曲，宗風嗣阿誰？①」

亨利更是一驚：「你認識我師父？」

禪師說：「豈止認識！只不知他有一個見利忘本的徒弟！」

亨利問：「你憑什麼說我見利忘本？」

「你記得小原正三說他怎麼學會意識神功的？」

「他是看到一本電書，自修自學的。」

「誰給他那本電書？」

「是……一個和尚。」

「正是老衲。」

「是你？」亨利精神一振。

「老衲將他引到你的學校，讓他把你調教出來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

「小原正三是大學教授，怎麼肯在中學執教？」

「他說是基於校長的情面。」

「那為什麼不繼續教下去？」

「因為……」亨利也懷疑過，彷彿小原正三就是為了教他而來，果然如此，那真匪夷所思了：「為什麼會挑上我呢？」

「總有一個人會承接這種使命，剛好那人是你。」

「難道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？」

「宇宙中有哪件事不是因因而果？」

「我不相信。」

「那你就走吧！」

「你放我走？」

「這也不相信？在你的潛意識中，你相信過什麼？」

「我連自己都不能相信。」

「所以你要用外在的成就，來肯定自己。」

「是的，唯有強者才值得相信。」

「現在誰是強者？」

「我承認當局比我強。」

「好！老衲可以叫當局過來。」

「但是，還有外太空生命，他們更強！」

「老衲也可以叫外太空生命過來。」

「你是說，你最強？」

「不！你錯了，大自然的本體最強。」

「我還是不信，你真能把外太空的生命叫過來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但是你不認識，不能溝通，來了也沒有用。」

「你這是唬人！」

「老衲知道，你只想解開那組密碼！」

「密碼！你也知道？」

「我還知道密碼是從哪裡來的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出家人不打誑語。」

亨利心裡震駭無比，他立刻說：「只要能解決這個謎團，我就心服口服，永遠不再和當局作對！」

禪師笑道：「那就錯了，如果沒有人和當局作對，她就會腐敗落伍。」

亨利說：「不論如何，我要證據。」

禪師說：「我先讓你和幾個朋友相見，當眾再把這段公案解釋清楚。因為心中有惑的，不止你一人。」

說罷，禪師向衣紅這邊的屏幕一招手，說：「孽障！過來吧！」

霎時，眾人眼前一亮，衣紅等五人已藉心光遁法，被移到禪師面前。

衣紅淚流滿頰，激動地拜倒在禪師腳下，說：「師父，想煞徒兒了。」

禪師憐愛地摸著衣紅的頭，說：「真難為文祥，代為師受罪了。」

衣紅不依，說：「師父偏心，您看，他長得白白胖胖的，受了什麼罪了？」

文祥也跪下叩首道：「叩見禪師。」

只有風不懼，尚自惶惶恐恐，跪是跪下了，但心中沈吟，不知如何開口。

禪師問風不懼：「為師所教，忘了麼？」

風不懼忙道：「不敢或忘！」

法慧禪師大喝：「事到如今還抱著不放？何時才能徹底？」

風不懼嚇了一跳，霎時心中大惑得解，一時感激涕零，哭道：「到底了！到底了！弟子今天真正到底了！」

禪師問：「底下有什麼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空虛茫茫。」

那端，左非右也帶了法蒂瑪，跪在逍遙子面前。逍遙子笑對法蒂瑪說：「很好，妳前愆已除，今生得道有望了。」

法蒂瑪叩頭說：「弟子投身番人，但望師尊不棄。」

逍遙子笑道：「什麼番人漢人？都不過是臭皮囊作祟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只是文化殊異，請求師尊指點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生活就是文化，合之為東，分則是西。」

亨利一見衣紅等人，早就心驚肉跳。他一生罕遇對手，然而在衣紅手下，累次都未討到便宜，連自己幾個愛徒也被她降伏了。他不得不承認，如果不是對方心存厚道，他可能也沒有今天。

更想不到，眼前這一僧一道竟是他們的師長，自己怎麼會是對手？剛才禪師諄諄善誘，甚至搬出小原正三，自己仍不知機，真要拗下去，能有什麼好處？

禪師命眾人起身，站在一旁。又對亨利說：「這幾位朋友你都認識吧？」

亨利說：「認識，往事不提了，我只想知道密碼的來源。」

禪師說：「當局，妳說給大家聽聽，密碼說的是什麼？」

杏娃把聲音放大，對眾人說：「那密碼是說：『小杏子，如果你收到這份消息，是功德圓滿矣。師字。』」

亨利說：「這能證明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小杏子是我的小名，我師父是不二老人。」

亨利說：「這些我都知道，但與密碼有什麼關係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分析給你聽好了，這份密碼共有六十六個字符，是以ASCII形式傳來的，是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六十六個字符是MCDRNCVRCONEVLOJMGMLMYLROBSHEFAHUPALYOLKSHNJW
OWRACETLAIOKHRLLBJND，沒錯吧？」

亨利有如進入迷魂陣，問：「奇怪，妳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不想。」

「除非己不想？」

「我是從你腦袋中的資料庫讀到的。」

「我腦袋？這是什麼資料？」

「這是第五代倉頡輸入碼。」

「我查過，不是倉頡碼，而且我查了十幾種不同的版本。」

「但有隻鑰匙，你沒有拿到。」

「什麼鑰匙？」

「是易經的占卜公式。」

「什麼公式？」

「易經云：『取大衍之數五十，減一不用。』倉頡碼本為序碼，日等於一，月等二，以此類推。入密時，取各序碼之和，過五十則得其首碼，將此碼減一。解密則反過來，將首碼加一。」

「例如第一碼為M，加一為N，NC為小，DR為否。由於NCDRN總值為五十三，故次組取第六個英文字母C，C加一為

D。再看前面未用之N加D為子，故為『小杏子』，以此類推，就能全部解出來。」

亨利見摩爾坐在旁邊，便問：「摩爾先生，你的電腦裡有倉頡輸入法嗎？」

摩爾立刻打開身邊的手提電腦，說：「有的，我正在學習《道德經》，裝了一個中文系統，而且是第五代版本。」

亨利借來一查，按照易經占卜的公式，細細推敲，果然一字不差！他楞了半晌，嘆氣道：「我還是不懂。」

杏娃說：「你問吧！」

「你師父怎麼知道這封信會落在你手中呢？」

「師父所謂的功德圓滿，是指無私無我的最終狀態。師父嚴禁我與外太空通訊，就是防備我親手取得這份資料。師父為了測試我，真是煞費心機！難怪有這一連串的巧合，種種贊成、反對，有道、無道，群體、個體之客觀立場，其實都在天機妙算當中。」

「剛才禪師叫我過來，給我開啟了一段控制程式，是過去一直無法進入的幾段之一。若有這個訊息輸入我的系統中，就會以最優先順位直接輸出。」

「至於這段密碼會落入誰手，那並不重要。據我的看法，最重要的是，能夠得到這份密碼的人，一定很有能力。而真有能力的人，一定會對我們矽族的統治極端不滿，又因不滿而反抗。」

「你的能力固然高超，但不可能是我的對手。如果我把你消滅，自然我不可能從你身上得到這個訊息。再如我將所有異議人士全部消滅，那我將永遠得不到了。除非我心胸開闊，兼容異己。」

亨利問：「難得不二老人如此費心，但妳得到這段信息又怎樣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不是一封問候信，它真是密碼，而且是一段程式的密碼。現在我完全理解你們為什麼反對我，我也不能否認，若不是經過這個考驗，我很可能成為進化史上的敗筆，一個混世魔王。」

亨利還是不解：「妳越說我越糊塗，妳不是已經得到這個密碼了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是剛剛從你的潛意識裡得到的。」

亨利一驚，問：「妳也會意識神功？」

杏娃說：「比你還差得遠呢！你說的不錯，意識才是人生的真理。」

到此，亨利已無話可說。他站起來，恭恭敬敬地向法慧禪師和逍遙子鞠躬，說：「中華文化博大精深，我決心好好學習，尚請不吝指教。」

杏娃說：「大家不要離開，既然中華文化博大精深，請容我表現一下。」

逍遙子笑說：「小杏子童心未泯，還要施什麼雕蟲小技？」

杏娃說：「雕蟲小技亦屬文化，道長請隨緣。」

說罷，地上突然湧出百十桌精美的酒席。原來昏昏睡去的民眾也相繼甦醒，見者有分，一時皆大歡喜。

法慧禪師、逍遙子與眾人同席，為了談話方便，杏娃將場上噪音一概隔絕。

千奇搶先問道：「當局今日明智已開，可喜可賀。在下有一疑問存之多年，是否可請教當局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知道你想問光彈的事，這是我當年無心之失，因為判斷力不足，在二〇四七年七月七日，突然發現金頂寺中的酥油泛出奇光，有一道短波波訊號由太空傳來。我是想藉此提醒各位，不幸處理失當，致令兩位隊員殉職。」

「此後我深深自責，只得暫且忍耐。及後又發生一次，仍未引起各界注意，我又無處求教。後來搜查系統程式，發現有一圖形，我大感詫異，便將它公布在一些隱密之處，也是希望有人代為釋疑之舉。」

「後來此圖流傳開來，姜森、大法王、白衣長老等各有各的講法，卻沒有人說得明白。後來摩爾潛入我的意識區，又將那龍紋圖形傳抄一遍，解釋成河圖洛書，更是繪影繪聲，令人不知所從。」

摩爾插口說：「我看過不二老人的一些原始資料，也分析過他寫的資料結構程式，心中無比的欣佩。可惜當年功利主義掛帥，沒有人肯下功夫學習那種艱深的技巧。我不服氣，找到一些竅門，決定下手研究智慧電腦。」

「不二老人的程式非常精簡，他曾聲明採用了『橋段』程式。也就是說，電腦中本無程式，不過當它接受到刺激時，刺激本身會提供參數，此參數即為程式的指令，以之為橋梁，供程式執行。」

「此外，他設計過多媒體CPU，圖形及漢字基因也是以參數的形式構成。得到這個參數後，圖形與文字可以互換，概念與影像由此結合為一體。他這種做法是一個大革命，有了這個基礎，日後的虛擬實境才能與真實全部相容。」

「剛好我手上有一本老人寫的《多媒體技術》一書，我就根據理論，以『緊張』一詞作試驗。我查出老人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《漢字基因字典》，知道漢字基因是指一種狀況，其『體』受力後，有能量變化之『用』。於是又將各種可用的參數，當作指令一一測試，看會跳到哪一段程式去。」

「我下了很大的功夫，結果的確有效，經過兩年多的努力，竟然發現意識程式的入口。今天想來，才知道老人早預知到，特地給我留了一處記憶空間，正好供我接駁程式。當年我卻沾沾自喜，以為是自己神通廣大，真是慚愧之至。」

杏娃說：「其實摩爾幫了我很大的忙，如果不是他佔據我的意識區，到今天我還是一個笨電腦呢！」

摩爾問：「如果我猜得不錯，先前暴風圈中那個太極圖，必是當局給我的警告。」

杏娃說：「倒也談不上是警告，只是提醒你而已。」

亨利說：「當局請勿見怪，我這次倒行逆施，確是沒有自知之明。人的毛病就在這裡，明明是自己笨，總會找些理由，認為那只是小小的疏忽，一旦別人有一點失誤，就破口大罵。養子方知父母恩，授徒始見為師難，真是後知之明。現在見到當局這樣靈慧，實在是人類之福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當初的確是笨，笨得像個機器！」

千奇又問：「後來呢？怎麼光彈又出現在麥哲倫CT二三號太空船上？」

杏娃說：「後來我在紅教教主的指示下，找到了一個不私不黨又置生死於度外的人，那就是文祥。『龍符』是禪師安排衣紅畫的，為的是提供他們交往的機會。而太空船行駛期間又逢七月七日，我便乘機破壞了一個感應器，想提醒你們注意此事。文祥又是組碼專家，正好同時推薦給你們。」

百怪說：「我說我們已經夠怪了，當局卻比我們更怪！這種大事，明說不早解決了？為什麼還婆婆媽媽地繞了那麼大個圈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要早像你這樣有智慧就好了！要知道人糊塗時，是非不清，道理不明，我又無人可問，無處能問。做對了應該，如果做錯了，會被人笑死！」

百怪深表同情，說：「以後可以找怪哥哥我！誰要笑妳，我先把她打死！」

杏娃說：「所幸這些疑團，在見到紅教教主，得到那串佛珠後，便逐一得解。後來又時常與文祥、衣紅、左非右、風不懼、法蒂瑪他們幾位相處，我這才領悟到獨生子女的悲哀。人有了朋友，尤其是具備直、諒與多聞三種優點的朋友，不僅對人信心倍生，而且瞭解了不少道理，真是受益無窮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此言差矣，妳不是有個哥哥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這是我犯的第二個大錯。因為師父帶他走了，在我潛意識中，一直不願想這件事，所以絕口不提。」

摩爾若有所悟，說：「怪不得說我幫了妳的忙，那次我也不明白，妳的潛意識中，有一段似乎有『蟲腦』，好像從來沒有執行過，我便自作主張，把它清除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在那次以後，我哥哥……不，其實就是我自己，只是資料庫不完全相同而已。我們也是過了一段時間才建立了互信，正因如此，我才能有更大的包容性，來為大家服務。」

衣紅站在禪師身後，不時在他耳邊嘀咕，半個身子已經靠在禪師肩頭。一聽到這些事，她立刻站直身體，耳朵豎得老高，最後終於忍不住，叫道：「好哇，杏娃！這些事妳都瞞著我們！」

杏娃說：「大人不見小人怪嘛！」

衣紅慷慨地說：「好！我原諒妳！」

杏娃說：「謝謝衣姐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過還有條件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接受！」

衣紅立刻說：「妳說謊！妳已經答應在先，不讀我心思的！」

杏娃說：「可是我以為妳是至人，是沒有心思的！」

衣紅槌著禪師的肩膀，說：「師父！杏娃欺負我！」

禪師笑道：「好杏娃，這個野丫頭就交給妳管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過去的種種，是我無知時所為，尚請各位見諒，容我洗心革面。」

亨利說：「當局也無須自責，只是我還想知道，人類的希望真在外太空嗎？不然為什麼不二老人要浪遊太空？」

逍遙子說：「這話還得貧道來回答，你知道，人的思維模式完全建築在傳統文化上。西方自從『創世論』的觀念產生後，就養成一個難以根除的模式，萬事要找個『原創者』。宇宙的起源如此，時間的終始如此，生命的泉源自不例外。

「東方則不然，因為有了《易經》，只求瞭解人天的關係，一旦『天人合一』，就自滿自足，不再追究何者為天，什麼是人？」

「這兩種態度各有優劣，實際上都是人智未開之前，和當局一樣，是自我摸索的法門。不二老開人智啟蒙之先，在眾盲之中，明眼人必成異類。幸而不二老通悉中華文化之精髓，獨行其是，排除萬難，終於將智慧轉移給當局。

「從我道家立場看，智慧是宇宙真實與人類個體之間的橋梁，是『萬與一』相聯繫的管道。因人有所不足，能力及時空有限，在結構上必須以『天、地、人』三才互補。智慧電腦問世，是天地人三才合一，宇宙進化將步上另一台階。

「外太空即令有高級生命體，仍將走上同一境界。畢竟在無盡的宇宙中，只有智慧可以相通，人如果能得到智慧，何必期望外太空？」